

論

語

後

案

論語後案

宦海黃式三學

公冶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集注**

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

**集注**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

**後案**

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注云名芝字子長史記弟子傳云

齊人字子長索隱引家語云魯人名長字子長又引范甯云

字子

芝

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縲依說文當作縲紲本  
作縲史記弟子傳作累

繼唐人以諱造錢字以改經然釋文俗作縲盧氏

云釋文作於隋未凶時尚不爲唐諱皇本亦作縲

孔曰縲黑索縲

也所以拘罪人

縲黑索也縲率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率罪人長之爲人無所攷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

夫有罪無罪在表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聖門不尚踈弛之士必謹身寡過不干闕絕然无妄之災上聖不能避刑戮之可免者以理斷之其不死者所遭之不幸也公治子身受縲繼其事不可詳夫子曰非其罪必非制行疏畧有以創之蓋當時之獄濫及無辜者多矣今之說者優布官而劣公治是夫子所謂非其罪者不之信也公治子有負俗之累得聖人爲之辨其亦幸矣而千載下猶誣加以罪何怪乎後世史家之評未經聖人之論定紛紛然靡所折衷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廢依

說文當  
作瘦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禮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乎聖人

**論語**論賢無事之不為嫌而懼機必慎其榮辱經指如此擇婿之道必重其學優品立用賢固早造成德非以幼冲卜嘉耦亦可見矣注云南容祖敬叔孟懿子之兄兄依之傳常作弟以敬叔為南容舊說相承如此禮檀弓言南宮敬叔載實而朝又言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對魯君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縚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注云南

官敬叔魯孟儲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公七年孟儲子闕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注說南官敬叔儲子之子朱竹垞據夏洪基所輯孔門弟子傳以南官縉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閱證敬叔爲一人閱百詩江慎修所言畧同

子謂子賤

**孔**

子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

**子**

子賤孔子弟子姓名不齊

**宓**

宓處之信字古字通伏故說者以伏義是子賤之祖濟

而伏勝傳尚書者爲子賤之後詳見後漢書伏湛傳顧氏家

訓書

設篇

君子哉若人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史記弟子列傳引經作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少若人

者三字

**包**

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

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義** 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踐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僂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義** 魯至昭定以後治化日替有夫子之教諸君子聚於一門子賤所取正聖門諸賢敬業樂群之益言魯者不私諸己也反言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美子賤之尊師取友亦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苟獨學孤陋將無以自達於道德也或曰此贊治單父之績得

眾君子以襄成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義** 子曰汝是器用之人也

**義** 器者有用之成材

**義** 陸稼書曰天下人材最憂無用不但庸陋者無用如記誦辭章虛無寂滅之輩祇成無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瑚璉或作胡蘧胡蘧胡蘧詳見陳氏古訓

**包**曰瑚璉黍稷器也夏曰瑚股

曰璉周曰簠蓋宗廟器之貴者也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垂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

**此章**與上章未必爲一時之言邢疏曰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用敦夏后氏之四璉股之大璉周之八簠如記文夏器名璉股器名瑚而包鄭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佞从信省或云從仁聲作佞者非

**馬**曰雍弟

子仲弓名姓仲

**雍**孔子弟子姓仲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然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樊問子曰屢數也佞人口  
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樊問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  
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  
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  
言其月侯所以澳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  
何也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  
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  
能而輕  
許之也

給捷也足也備也三義皆通不知其仁全  
言之則仁有未盡之時也詳見後孟武伯章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彫邢作誰今从皇本  
作彫按彫正字雕借

字據釋文本

或借凋爲之

樊問子曰開弟子漆彫姓開名仕進之道未  
能信者未能究習也鄭曰善其志道深也



漆彫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彫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致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爲未信此聖人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漆彫**漢書藝文志有弟子漆彫啓人表亦作啓王氏攷證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子開蓋名啓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丁小雅據之以程文吾守爲肩字之誤王伯申曰宗語不知漆彫開之爲漆彫啓乃謬云漆彫開字子若子使之仕者仕不過一官一邑之寄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天民之事業實有未能自信者此漆彫氏所攷攷而夫子所未冀及也鄭君云志道淡朱子云篤志正謂志在大成百惟志在大成則不願小仕亦惟志在大成則自信非易也程伯子曰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陸稼書曰大綱之信猶易條

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取難又曰信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謹一是反身而皆誠合而觀之信斯之難可知矣說解而喜也解其不仕之意而喜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出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浮依說文作滂于皇本作於爲是過我釋文云一讀過字絕句案集解所錄別

說世誤過字爲句

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孔子曰喜與已俱行也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材也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曰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於夫子歎其勇曰過我何所復取哉言惟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若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曰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

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諱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浮過**也與禮會浮千人名浮于行及本經浮雲之浮同過海至東夷也據漢書地理志及說文乘桴浮海卽欲居九夷之事魯地近東海九夷在東海之外詳見後篇漢書顏注引此經而申之曰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顏注蓋本古說子路之喜喜夫子之許其同行道也材裁通用也言子路勇於義而於世卒無所取用可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孔**曰仁道至

大不可全名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否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詳告之

**孟子**言孺子入井惻隱心動是仁在一人一事也充其量則無一人一事之出於欺忍方爲仁道之全夫子所謂造

次顛沛之不違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皆不爲也聖門若仲子子西子皆有志于求仁而仁之所已至與所未至難以名狀因以材論之有是仁有是材觀其材之所已至未至而仁之所已至未至即可悟矣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釋文賦梁武云

魯論作傅樂傅賦之借字或書高帝紀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景帝紀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卽賦借字

賦兵賦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大田類之法一家出一正卒也正卒之輪供乘卒八卒止用一卒此成出一乘之法一井出一卒也一乘合兵車轎車用百人每軍用兵車轎車百二十五乘王者萬乘六軍止用七百五十乘是出軍一次特用十三分之一而乘卒又不盡赴軍役也故以萬乘算之凡出軍十三次遞用九千七百五十乘而萬

乘之賦一周而有餘以入家輸供筭之出軍至一百有六次而八家中教練之正卒一周而有餘當周盛時自黜殷作洛而後止伐淮踐奄諸事無騁武窮兵之弊想此時之民老幼不赴軍役者為多蓋周公之定制盡善而民之被澤長矣使周之君若相常遵此法無事則訓練不弛使之家出一人而蒐苗獮狩教以步伐止齊之節使之成出一乘而并邑耶甸繕其馬牛車輦之資賦不慮其不治也有車則用六軍之眾以奏捷疆場畱賦乘未赴之卒以守衛王畿六軍外不輕發一卒以重內鎮之權大軍不足徵之方伯諸侯不失禦外之策賦又不忠其不治也成周之賦法大率如此侯國之法入家相更以供乘賦與王朝同所異者王朝萬乘六軍特用其十三分之一大國千乘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則一次出軍已用其三分之一而有餘此其出軍遷征緩急之次亦自有適變法也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為一萬成之地成出一乘其地太無餘大國以法不得過千乘球賦祇用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地而公地方五百里其餘地正可為定制以次遞用四方有變王畿必出六軍以討之列國必因一方之變乃用一方之兵一方復有列侯可以遞召不必以屢出

疲勞爲疑主變萬乘大國千乘強幹弱枝之法其賦法之輕重遞征之權急與王朝同宰土莫非王臣不容有勞逸之殊或疑賦法王畿輕而列國重非也侯國地方四百里車亦千乘依大國二軍之例一次出軍用二百五十乘爲千乘四分之一族有附庸九同合正封地亦方五百里其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之外餘地可以遞征與公同伯出二軍其地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得出賦九百乘又有附庸七同得出賦七百乘皆可備遞征之用子男皆出一軍子地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得出賦四百乘又有附庸五同得出賦五百乘可以備遞征之用惟男地方百里以成出一乘計之國止百乘山一軍不足而以附庸三同足其數得出賦四百乘則一軍用一百二十五乘其餘亦備遞征之用列國之出軍緩急斟酌出於時宜必迭用徵調初無勞逸之殊賦法大率如此周未治賦之弊遭變則多所增增則民困而國危處常則多所匿匿則民離而國弱治此者民氣銳而執不靡不以懼而增之國政一而權不分不以私而匿之訓練之精簡閱之公一以先王之道推之而已

又曰周官小司徒讀疏據鄭君注周官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鄭君注論語引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畿內甲士各畿外甲士少又謂司馬法云一成三百家者以官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過率二而常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案賈疏有數誤古者田有一易再易之法又如山林九度當一井藪澤八鳩當一井京陵七辨當一井淳鹵六表當一井疆潦五數當一井疆豬四規當一井原防三町當一井疆皋二牧當一井皆在將造都鄙之先定其地域以裁補之及裁補既定屋井通成耶甸縣都之名始立而司馬法所言何爲必取未經裁補之虛數至王制三分去一之說意在劑小諸藩矯枉過正更不足引其誤一也成云三百家者承上三夫爲屋指屋而言若三百家出土十人徒二十人是十家乃由一人於經並無所證其誤二也鄭君云一成之地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漁後備據此以通司馬二法之疎但鄭君此注雖篤信其學者亦有所疑况以此通二法其三十人與七十五人仍不可解賈氏因此爲畿內外之辨使王畿列國賦法用岐其誤三也坊記孔疏既據小司徒注以統溝

澠爲十里除溝道爲八里明甸與成之互異而又以天子六鄉家出一人爲大軍遂與公邑皆同其云成出革車士徒三十人者爲畿內卿大夫采地之制其云甸出兵車士卒七十人者爲列國之制此孔說分畿內列國與賈疏之誤同其以家出一人大鄉足供六軍與亭而篇包注之誤同今論王畿列國賦法之同故并辨之

亦也何如子曰亦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集註**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  
稱家諸侯千乘與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

**集註**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統

**釋文** 邑有以國邑言者左傳凡稱人曰大國凡自稱曰敝邑尚書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格是邑爲國之通稱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皆以國言也邑有以里居言者周官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制量地以制邑皆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不阿周官四井爲邑論語十室之邑易邑人三百戶管子小匡六軌爲邑初學說引書大傳五里爲邑千室則邑之大者耳孔注以千室爲卿大夫之邑然邑必有宰公邑及私邑未可定邢疏以千室卽百乘之家九夫之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是百乘之家地一同一同之地爲方百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有百里之采至周末列國之大夫容有僭制至此者矣

**國**又曰坊記孔疏曰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御采也故左傳曰鄆備百邑地方百里也孔氏此疏云本皇氏鄭君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皇氏據此爲王朝之制公百里縣七十里大夫二十五里也傳云鄆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皇氏據此爲諸侯臣之制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惟子男地狹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也蓋孔氏所見皇氏禮疏如此式三案此經皇氏義疏云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君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云

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又書公之臣大采五十里侯之臣大采四十里並無列國臣得食采百里之說而孔氏所引皇氏禮疏凡有數誤以王朝之臣下夷侯國諸侯之臣上擬王朝且以公之卿與侯之大夫等甚失先王定尊卑別上下之法其誤一也熊氏謂卿備百邑鄭志本云邑方二里則百邑之地並非一同之數決不能出百乘之賦欲守鄭說而不實失鄭君惜其誤二也鄭君易詒卦注云侯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或其定稅三百家鄭君注論語云伯氏縣邑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之制鄭君意以侯國下大夫唯食三百家之稅皇氏既伸鄭君說乃舍此二注別自爲說其誤三也鄭君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爲夏之采地周制未聞其釋小司徒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文想亦姑用舊說自爲未定之論皇氏乃據此衍說諸侯臣之采地尤非鄭君意其誤四也禮云家富不過百乘自指王朝三公之食采言列國豈待過於百乘方爲失禮皇氏二說不同當依論語疏爲是鄭君於大學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並未指爲侯國之臣孟獻子以士之初試而畜馬乘遷推大夫伐冰之家又以伐冰之家遞推百乘之家則百乘必非侯國臣所常有或指王朝之制或指

言言行步  
當時列國強僭之臣而言也孟子言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亦  
然孔疏又引熊氏說云諸侯臣賜地無常得賜地者亦百乘  
下大夫同十里之成卿百乘當依左傳作百邑據孟子班祿  
之制下大夫田八百畝當得食二邑之公田賜地則不過一  
成大國之爵食二耳賜地則不得過百邑四井爲邑二邑則  
七十二夫之地一成則九百夫之地八邑爲二邱百邑則二  
十五邱卿大夫受田之制依  
孟子左傳諸書攷之常如此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

也  
赤說文作夾

从大从火

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依曲禮孔疏及諸書攷攷之諸矣自用爲賓之禮凡賓

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  
從其命數公九命九介侯伯七命七介子男五命五介至主  
國大門外主君及擯出門相接主君是公擯者五人侯伯皆

者四人子男擯者四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實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闕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立當前軹大行人職所云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其矣也去門七十步下車立當前侯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去門五十步下車立當衛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還適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君出直闕東立當車軹主君之立以西嚮賓之立必東嚮五等列侯無南北面之禮也擯在主人之南還適東南立並西嚮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閒傍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嚴自許人來請已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亦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至次擯次擯傳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末介以次編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大而上至於主人等辭既竟而後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若一等也

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禮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三  
者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適限西北獨  
列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  
使列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摺自闕外屬東南西總陳介西  
北東面遷逸如君自相見也而介未摺相對亦相本三丈  
大尺陳摺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摺進至末摺而南揖實賓亦  
進至末介間上摺與賓相本亦三丈六尺而上摺揖而請事  
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可  
儀及聘禮謂之旅摺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

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帶**又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裡終辟諸侯素  
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帶用素許其帶  
伊絲是也玉藻又云大夫大帶四寸纒帶君朱絲大夫元華  
士纒辟是帶有飾也帶有帶又有革帶博二寸以帶者下  
毋厭黼上毋厭弁常無骨者先革帶後加六等佩繫於革帶  
笏指於二帶之間此東帶之常法之左傳帶路其度鞶屬鞶  
其數又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禮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  
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鞶之中所以道容貌

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闕凡以見容儀之重也如此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說文有儉字無愈字儉亦  
無勝義此踰之借字也

**國語**

孔曰愈猶勝也

**集注**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敢依  
說文

作敢从受从

古獲文作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磨所照即

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

是其

儉矣

十全數也二十中之二也聞十中之一而知其

全聞十中之一而知十中之二是所悟有偏全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獨** 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獨** 許與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何如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口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論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已也

**獨** 申包注者云聖不自聖自視爲非如也皇疏引顧說謂我與爾俱聞汝不如又一說也依朱子注謂吾許女之自言弗如也式三謂女弗如三字連讀夫子言知二次於知十然女之弗如亦吾所深許也以弗如而有知二之美也

宰予晝寢

說文寢卧也寢病臥也今通用寢

**獨**

包曰宰予弟子宰我

**獨**

晝寢謂當晝而寐

**獨** 晝寢聖武帝讀爲晝寢以爲繪晝寢室筆解從之劉歆父以寢爲內寢卽曲禮所謂晝居于內翟氏攷異謂晝之音

義當與後篇今女畫之畫同寢如漢書兵殺荆嶺之寢謂休  
息也宰我畫限其功以冀休息故夫子賈之諸義各不同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影邢本  
作雕皇

疏唐宋石經皆作彫從之

釋文坊或作朽皇本作圩

包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王曰朽鏝也二者論雖施

工倫不成也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貴於汝乎深責之辭也

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義土埽棄之土也糞塗之備字埽除曰塗曲禮備糞與

此同少備又借作拊朽謂平塗之也塗棄之土雜散粗子塗

之不成也釋官云鏝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李暹曰塗一名

朽塗土之作具也郭李雖異義然平塗之具曰朽因之平塗

曰朽義正通也說文朽所以涂也秦誦之朽關東謂之覆設

氏曰北器今江蘇以鐵爲之或以木爲之策斃入官塗腐

欲維囊子刃其朽朽謂塗刷之朽刃其朽謂皆用木而備

刃之故朽椶古字也鈐鏝今字也或又作坊或借汚爲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與於予改是

爾雅孔曰改是者始誠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對於宰我蓋寢也

燕也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懲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雖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晏安之氣勝儆戒之志勝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懶惰荒甯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誨賢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

爾雅剛堅強不屈之意取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或對曰申根

申說文作申从  
曰曰自持也

**釋**

包曰申根魯人

**釋**

中根弟子姓名

釋文云申根包云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  
云申棠字別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氏困學紀聞曰今史記  
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育蓋  
羊之梁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爲棠則申棠申根一人爾唐開  
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根魯的本朝祥符封根文登侯又  
封黨灑川侯俱列从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不詳  
致釋文也式三案今讀根直庚反每已轉與棠黨遠古聲根  
讀直岡切與棠黨聲近通用明嘉靖九年从張璠奏存根去  
黨

子曰根也愆焉得剛

**釋**

孔曰黨

多情愆也

**爾所及也** 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不屬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極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

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爾所及也** 慾私欲也。人之情皆有欲而有欲不節不見道祇見慾是自私之爲害也。凡人計較公義私累心職而不能立斷剛氣已挽且弱慾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釋文云：慾音欲或羊住反。羊住之音是讀慾爲覲謂覲覲於所得也。詩：豳風篇釋文云：慾音欲。諸說之音驗。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爾所及也** 馬曰：加陵也。孔曰：非爾所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集注**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恐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傳** 己不欲加無加諸人恕道也。端木氏言吾亦欲如此自勉之辭也。夫子因其自勉而勉其所未及。恕固非易蓋也。程易曰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又曰夫子必以非爾所及誓之者蓋終身行之終身不以爲及者聖功也。道四未能不知老至夫子且然况其凡乎。

**傳** 又曰段懋堂曰說文諧加也。加語相諧加也。誣加也。三字同義皆謂飾辭毀人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舊唐許僕固懷恩上書曰彼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韓子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唐人所傳論語加字義訓皆與說文合子貢因不欲人之加諸我而願己無加諸人

夫子以爲非所及者蓋論人之非不溢本分一字此事取難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是惟聖人乃能不加諸人而賢者則有所歎式三業左傳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加是增誣之義以字義言之加字从力从口義取有力之口今云架誣駕誣者是其本義引申之凡據其上者曰加故有陵駕之意馬注云然長引申之義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冒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以目目循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文**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國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致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後漢書桓譚傳云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而下  
不得而聞李氏注引莊又引鄭君注云性謂人受血氣而生  
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鄭君意以天生人何以  
有賢愚吉凶七政何以有變動皆不得聞也漢書外戚傳顏  
注云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合式三謂顏注所廣  
誤讀亦是漢讀以夫子之言爲句性與天道猶言性合天道  
史記天官書孔子論六經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  
其人雖言不著張氏正義云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  
告語也後漢書馮異傳曰國家獨見之明久而豈遠乃知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三國志管輅傳注引別傳曰荀非性  
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會心者晉書紀瞻傳曰陛下性與  
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文選任昉啓曰性與天道事絕稱  
言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語曰朕性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  
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引經語意  
正同是師說相傳如此何解作歸伺語史稱何晏好老莊書  
與夏侯元荀彧王弼之徒競爲清談認尚虛無謂六經爲聖  
人之糟粕史又稱荀彧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則聖人之糠粃而彧之兄俱攷

其說之不當然則何氏論性論天道皆老莊虛無不可窮詰之說與荀彙等作詿語而見於荀侯者耳自宋以後言性與天道者分理氣以此理自孔子孟子後不傳而宋之周程張朱諸子始得聞之申此論者大抵趨陰陽以上而求天之理雖心邦之實而求性之理亦不能不推之空渺以伸其說而矯之者如家東發先生以子貢實不得聞以學者不必言性與天道近顧亭林言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君子之所恒言又謂明季學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隨而萬辜荒爪牙亡而四國亂東發先生與宋季顧氏齊明季此教時之論豈經指之果如此乎式三謂文章文辭也性者人稟陰陽之正氣而心身之正者也天道者天之氣化流行德之曰陰陽分之曰五行是性之本也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德之者善也戒之者性也天道卽陰陽也陰陽相承接而氣和故曰德之者善具此和氣者入之性此言性必本于陰陽也洪範先五行次五事五事之作肅作又作哲作謀作聖皆稟五行之正氣而爲性中自具之能禮曰天命之謂性禮君釋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言性之原于五行也夫子述而

不作其文辭多人所常聞者若其言性而推原于天道非夫子不能言非親炙有素而嗜于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端木氏憂人之不得聞欲廣聖訓以覺人也漢董子曰明夫天性知自貴乎物

###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聞未及行

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

子路可謂能

用其勇矣

韓子知名箴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

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

有聞赫然于德譽愈尊韓子

引此文解爲聞譽之聞義正通

###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通鑑** 孔子曰孔子子衛大夫孔圉文誼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釋義** 孔子曰敏者謙之疾也

**下問** 問凡在己下者也

**傳**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祖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蘧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棄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族弟遺室孔媾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傳** 敏者資之捷好者心之滿也學者之心已滿則資雖未捷猶能致之文子敏而能好之者官司之關翰古今之真章自能討論按輓之也下問者不挾貴求實是也事固有名傳大夫攝祕府官司之掌不能詳悉釐定而後閉置散之士窮

居伏處之英獨能蒐輯舊聞網羅散失證明因革之由討論得失之故者無執掌簿書之煩得盡心力於考稽也此文子之所以集眾蓋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解**

孔曰子產

**鄭大夫公孫僑**

**集解**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墾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貢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脩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集解**史記鄭世家言子產事簡定獻弊四君致左氏襄公又作傳始載子產童子事是鄭簡公之元年也簡公卒定公立

子產卒於魯昭公二十年定公卒於魯昭公二十八年是子產所事者前簡後定而已子產爲卿于魯襄公十九年子皮授政在魯襄公三十年則執政止二十二年而已沿史記世家之誤謂子產執政四十餘年或又沿史記循吏傳云治鄭二十六年亦失也集注都鄙有章數語見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是年子產始執政傳舉其後政之大要統言之此皆事理之當然不可易者故

朱子以此爲義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國語曰齊大夫

晏姓平編名嬰

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晏平仲之善交爲聖人所偁者於素心契合用無猜嫌之友而有持敬勿怠之心也近儒并說崔慶陳鮑此時支取材之富不可以說輕交權貴者徒以久敬爲善與同流合污者何以異而夫子何偁乎爾式三嘗問揚感庭先生曰善與

人交正墨釋賢而交故交尚

敬敬尚久也先生曰墨也

**圖**又曰墨本作久而人敬之說曰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  
易絕而平仲久而人愈敬之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蕭白首  
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皇  
本經文多異字先儒以厲踴疑之此作人敬之以春秋傳事  
觀之亦合平身遭季世而使  
人能久敬之則爲交之善也

###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誼也蔡園君之  
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借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

名辰居魯蔡也蔡大龜也

**圖**說文龜字下云龜龜甲邊也天子龜巨龜尺有二寸諸  
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許氏所引見白虎通引三正記漢志  
元龜巨行長尺有二寸孟康曰行龜甲緣也巨至也度背所  
邊緣尺二寸也然則尺二寸之龜謂其廣不謂其脩曰尺曰

八寸許兩邊相距詳見段氏注包氏云居祭僭者大夫得用禮不得據尺二寸之禮也尺二寸之禮當爲天子守禮包云國君誤也禮出蔡地以蔡名者禮器正義左氏襄公廿三年傳正義引鄭君注與包注同漢書食貨志下領注亦從禮說也其禮又名僕句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傳云臧會稱其實禮僕句卜借而吉者是也公羊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實者何禮齊純傳意以國之守禮言非指臧氏私藏之蔡甬上全氏以蔡卽國之守禮以臧氏有守禮之職於經傳無所據全氏又引家語文仲一年而爲三兆爲世官之禮攷家語好生篇之文本說苑權謀篇披文明言臧氏家有禮焉何以証其爲世官全氏又引陸農師明堂位

山節藻梲

節本又作藻梲本又作櫻見釋文及爾雅正義及疏文類聚節梲皆借字

包曰節者楨也刻鏤爲山梲者

梁上楨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

也蓋爲楹楹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

爾雅開謂之楨楨謂之窠古爾雅本窠亦作節據郭注  
開爲柱上構亦名枅又曰楮窠卽楮也據李氏注構楮一名  
節皆謂斗拱也是柱上斗拱有開楨楨窠楨枅楨之名也據  
說文格構楮也構楮柱上枅也枅屋構楮也楨屋枅上標也  
是格枅構楮爲一物楨又一物段懋堂曰詳注西京賦曰楨  
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楨方小木爲之楨在枅之上枅者柱  
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爲靈光楨楨曲  
枅之下曰芝楨羅景福廟楨蹟重之下曰橫楨各落此可  
證楨與枅非一物爾雅渾言之許析言之然許又引爾雅曰  
楨謂之楮者欲見渾言析言兩不相背此包氏以節楨爲一  
物也包又云刻鏤爲山者斗拱之中刻爲山形古者刻繪多  
取諸山尙書衣繪以山典瑞王執鎮圭圭璋刻四鎮之山明  
堂位曰山蟲夏后氏之尊又曰有虞氏服鼓夏后氏山攷工  
記山以章荀勳曰天子山冕書大傳曰山龍青也墨皆古人  
刻繪爲山之制故天子之廟刻節爲山也爾雅窠楨謂之梁  
郭注屋大梁也其上楹謂之楹郭注侏儒柱也云大梁云侏  
儒柱者宮室之制棟與梁爲大棟言東西者梁言南北者屋  
脊爲棟負棟爲梁梁上短柱所以承棟藻梲者飾爲藻文也

尚書裳禮以藻大傳曰藻火赤是裳之藻用赤也鄭君釋巾車曰藻水草蒼色蓋藻本兼二色伏與鄭君各舉其一而已包注之意以山節藻稅讀其音借失禮朱子依張子解爲鑑室此亦舊傳別義陳孔璋悼龜賦云山節藻稅與輶且相

何如其知也

**傳** 孔曰非時人謂之爲知也

**傳** 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黷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詔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傳** 依集解言僭言倭是諂文仲之不知禮爲不知也依集注廣文仲之惑於鬼神而諂黷之也說苑權謀篇夫子讓武仲孺子容智不能入明不能見而數卜此經則并讓作僭之文仲耳易言按騷索隱鈞深致遠莫大乎著龜是卜者古聖所爲與神物以前民用書大誥豬蕭屮吉卜見天心之向背有定禮卜遷祭時日以神意之遠近難知此皆輔道稽疑

示不脫自縛之意也若凡事必乞靈於神而加之以饋餼則  
誣已并誣神矣決是非之辨者不以禍福移知成敗之機者  
不以險易或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兵家所以取勝也與塊以  
爲天賜鹽腦以爲得天雖曰旌言其釁定也夬慶各以類至  
而君相之一言一動尤與庶徵之休咎相關野木生朝而大  
戊與野鳥入廟而武丁治龍門諉爲不覲而子產之於鄆亦  
卒不爲患君子謂天心仁愛告之災譴以冀省惕而君相有  
造命之權修德可以弭災也漢書谷永曰明天地之性不可  
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鹽鐵論曰古  
者德行亦福故祭祀而寬仁義亦吉故卜筮而希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釋義** 孔曰合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

**集解**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補注** 金吉父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  
於菟焉令尹至傳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



卒爲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爲令尹其後子文之疾傳  
又曰令尹子文卒鬬穀爲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  
而子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呂臣子之上之聞子文大  
率執其政而代其缺歟用上全氏駁金說謂子文歿卽有商  
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言出子文於莊公三十年  
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  
死爲呂臣繼之子又繼之太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則  
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式三謂全氏亦以愈言  
耳左傳旣言其卒時爲令尹則三仕止二已矣三已必四仕  
矣此事蓋不可攷顧震滄有楚令尹喪不言鬬穀而成嘉之  
後以鬬穀與式三謂此等事有難爲表者氏燭虛云子文  
之卒在子越椒未知政之時其三仕三已在成王之世自初  
爲令尹以至遜位子玉  
二十八年之中亦未確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但聞其忠

事未知其仁也

**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畏盛滿者**持知止知足之謀術數者守得未爲福失未爲禍之論子文之喜怒不形不過是也舊攷之告不遇富強遺策而必告之心未必非私惜霸圖也朱子解子文物我無間失之鄭君讀知爲智皇統引李充說同漢書人衷論衛問孔篇中論智行篇皆讀爲智如諸說足經言智以成仁之道也上言文仲非知下言甯武知愚聯章駢說正篇一義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遠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遠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遠之何如

子曰清矣

陳从申不从東作陳俗棄唐石經作弄攷異云避其中世字變依古文作弄式三謂棄亦唐人所造依字

書當作棄

**○** 潤孔曰崔子陳文子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四匹馬違而衣之也文子辟惡逆去無道亦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也

**○** 程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

**○** 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田一成出車一乘馬四匹十乘乃十成之田采邑之大者也惟濟乃能去之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 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常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捨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

以他書攷之。子文之相楚。時謀者無非信王。得夏之。季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謂言其不從崔黨。無以牽制之也。陳文子既不欲明正。執君之惡。其後遽歸。即思得慶氏百車之木。則所以去者不過清而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唐石經作再思可矣。三國志吳書諸葛恪

傳注同。皇本高麗本作再思斯可矣。

軍通。即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趙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焉。通。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道。容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有忠。有恩。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或矣。故夫子壞之。○憑。按。季文子處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

無過舉矣而宜公善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精終  
屬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政之驗歟是以君子務舉理  
而貴果斷不徒

多思之爲尙

國語隱鄭君說文子雖舉事寡過未必有三思之密也皇疏  
引季康說云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季  
孫行事多闕無緣乃至三思夫子以許其再思抑之以二說  
釋之其解斯可矣與聖人善人章相類三思謂思之善也張  
子龍論語絕句云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以三思歟氏  
以文子實有三思之善殆失之其以三思爲思之善則不誤  
也式三按朱子謂思而得之方是一思是也再斯可者覆審  
焉而斷決行也三思則反覆精審之尤有加也張平子東京  
賦曰必三思以顧愆是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時俱許之  
許如此文子行事之善或由再思或由三思其行事之失者  
或累所私或偏所蔽雖併之以一思而不得也夫子言思苟  
得正再思斯可而文子所思所行之得失俱可見矣是聖言  
之寬簡

得中也

子曰齊武子拜有道則知邦無道則厭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馬**曰衛大夫甯俞武瓘也

**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齊**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得武子仕靖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比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兩旋其間盡小端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演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無**道之愚注以不避艱難言程子沈晦見患之說別一義也看道之注以文公時言駁注者謂古者公族大夫父族子編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速偃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可知武子未事文公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陳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閔伯詩及周上全氏廣引左傳以證故說者多依朱子注以有遺屬文公詩宜堯泉

謂成公自賴棄值之從受及返正享祿三十餘年與同爵矣  
之好早被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遷狄以定三百年遷模至於  
外平晉魯內返匡國此可謂有道時皆  
附武子力也依趙說則有道屬成公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

爾者進趨於大道安身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常歸  
以裁制之耳遂歸

門人之在魯者在簡志大而器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  
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制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  
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就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  
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  
於道也但思其益中失正而或  
陷於異端言故欲歸而裁之也

**變然成章** 言文辭之條理分明也。說文錯畫爲支，分別其文爲斐，是也不知戴孔仲遠以爲不知變通，見詩載馳流朱子云志大而畧於事，或陷於異端者，後世明心見性之學以居敬爲拘，以格致爲支離，而別矜其蘊深簡捷之術，朱子正指此言也。朱子謂陸子靜曰：區區所憂在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辭氣之間不必深察，此其爲說將有大爲吾道之憂者。陸侯青曰：莊周亦是狂士，以不知載遂肆爲異學之倡。後世禪學往往收高明之士，夫子此憂已燭見來茲之禍，惜。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孤竹** 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

**舊惡**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然於其苦，將免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



非夫子孰能知之

**皇珠孤竹**之國殷湯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胎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陸氏釋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誦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諱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式三按少陽篇未詳何書史記索隱以孤竹君事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今攷二書亦未見也怨謂醜憾在己者不念舊惡則謂憾自少即禮衛將軍支子薦所謂不克不忘也皇珠云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惟夷齊豁然忘懷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史記伯夷列傳疑采薇賦詩有怨辭而引此經以爲斷是怨亦以驅慝言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清者之量也伯齊之清若推其所爲將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又曰伯齊非武王誠有之也不念則粟祇是不念周祿非飯而不食也又曰韓退之頌伯齊祇就自夷之介此經說伯夷之心據程子說不念舊惡即指周武王言殷纣橋說亦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與國** 孔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之  
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與國** 微生姓高名魯人然有直名者醢醢也人來乞時其家  
無有乞諸鄰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狗物掠美市恩不  
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  
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  
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  
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醢** 醢本可有可無之物而必曲遂乞者之意是爲不直朱  
子嘗掠美未必然言曲意矧物是也謝顯道曰周急濟難何  
害爲直謝意疑經文之未詳也呂伯恭曰乞醢事之至  
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乞醢於鄰爲不直何不可之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  
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曰足恭便辟貌左邱明魯太史遷惡而友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足過也程子曰左邱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邱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耶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漢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邪疎申孔云便辟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程庸江或謂泉據禮會子立事需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喪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足與言色並舉足恭卽指趨踰奔走甚而屈膝一流又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陷足共顏注共譏曰恭謂便辟也洪筠軒經義錄引之以證左邱明孔注云魯太史孔意是太史作春秋傳者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成左氏春秋傳與孔說正同程朱二子以左傳是非或謬非此經之左邱明此从趙伯循王介甫之說故曰古之聞人式三案左傳是非之謬有後人誣之者汪容甫作釋疑以辨之矣其有顯然悖謬者左氏作傳授之會申會申授吳起吳起之後傳楚人鐸叔趙人虞卿如傳所

併君子之辭辭有藉入增入之者矣觀其大體發明聖入之道爲多固非左邱明不能作也左爲姓邱明爲名詳段懋堂文集朱竹垞以左邱爲複姓因避孔子諱而無左傳其說據廣韻邱氏下引風俗通以邱姓爲左邱明之後乾隆年間因有欲以邱姓入承充先賢之後者禮部力駁之其議不行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 盍 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唐石經初刻無輕字錢氏竹汀

以輕字爲宋人妄增釋文本邢本皇本原無輕字。國朝石經刪輕字裘从公象形憾古作威

孔曰憾恨也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注訓衣爲服之以今本滿加輕字百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經以其敝之爲句是也

顏淵曰願無伐吾無施勞

**圖說** 孔曰不自解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

**圖說**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

通

**圖說** 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五載顏子之言云舜不以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與孔注解無施勞之指相近矣頌曰此章俱以及人善言則伐善當言伐人之善施勞當言若人以勞僉氏解伐爲戮賊則一義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圖說** 禮曰

讓揚也

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  
顏淵不違仁子路亦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  
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  
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抑同  
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死出於有意也至於夫  
子則以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  
正今天馮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馮勒之作在乎人  
而不在于馮勒之生由於馮舉人之化亦俗是也先觀二子之  
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  
字須要識得

聖賢氣象

淵源皇疏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己必是無  
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邪說亦同懷孔注訓歸  
皇以懷爲思懷義亦相足陸稼書曰老友少人不一而皆休  
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精潔乃身之事此萬物各  
得其所氣象也李安溪曰無域無成無玷皆曰整潔與伐施  
之不善而願除去之六子安之信之懷之是順乎心之自然

與以物  
所應得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爾**曰訟猶責也

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過**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默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乍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責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止齊焉不如止之好學也

**釋**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貴之美者也夫子生邠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釋**釋文引衛瓘說屬讀於庚反為下句首焉猶安也忠信不好學中庸所謂賢者過之自期於心無愧而不知所行之

覆者也。戴東原曰：聖賢論行固以忠信爲重，然如其賢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

子以異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雍也大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面依說文當作面

**釋**

包曰可使南面者言

在常矣可使治國政也

**釋**南面之人君聽治之位言

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釋**可使南面注言諸侯是也或據說苑以

南面爲天子或說卿大夫亦有南面者非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釋**

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

孔曰以其非簡故曰可也

南齊書卷之九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僮可而有所未盡之謂簡

者不煩之謂

此與上章以類聯古注各自爲章子桑伯子釋文引鄒君注云秦大夫左傳秦公孫枝字子桑也胡氏疑爲子桑戶者莊子書稱子桑戶孟子反琴張三人相與友幸情不求文也可者其人恬淡坦易有可取也脫畧之謂簡伯子所短在此也可也絕句簡又一句絕苑修文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依劉子政說句讀解淺皆是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畧則可也包曰伯子之簡太簡也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

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塗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

疑夫子之過許與

**禮記**此申論子桑之簡與古人之以簡爲美德者異也敬者隨時振肅之謂人惟存敬之心則禮節之大旣慎持而不敬喪其所行之簡自得其可簡者如夫子居周末而從先進也皆存偷安自便之心必簡所不當簡故曰大簡就子桑伯子以論簡宜如此注引家語云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劉星若云此劉子政說苑語身夫子語也

### 子曰雍之言然

**禮記**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然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踈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絜** 林氏子能申明未發之信故許之非疑過許而亦喻也  
注引程子云居敬則心中無物非此經本指此經正爲規畧  
之士不知整齊嚴肅持禮節之大故辨之  
也居敬者謂能持守乎禮節之大者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齊短命歿矣今也則亾未聞好學者也

說文齊字从夭从  
弟字鑑曰經典齊

作幸誤幸

尼輒切

**遷** 凡人任情喜惡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  
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齊**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  
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  
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亾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漢儒之又  
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  
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  
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

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虛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據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許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習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變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也

不遷怒者惡惡如其分不因一人之怒溢及無辜不以一事之怒而為宿怨也天地有雨露不害暘燠之氣帝王有

刑罰不妨慶賞之心顏子不遷怒猶是矣與人爲善者立心之常見惡生怒者接物之變變而不失其常哀人之愚方怒而憐憫因之喜人之易足爲善旣怒而獎勵出之此由平日好學常以義利安樂爲心耳不貳過有二說唐韓子云不貳者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此援易不遷復之義而本何解也程子說同朱子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形顯之過但過不可貳耳漢書谷永傳男貳微行出飲之過顏注引此經爲證云貳謂重爲之也此朱子說所本式三胡易言不遠復與此言不貳過原是兩義凡衆行蕩平之路者迷於岐路不遷數武此不遠復之由也凡人制鉅痛演自能終身不忘豈至復行於後好學如顏子懲之切而守之嚴久之則心與道決此過不復作於心矣此不貳過之由也顏子之卒先儒無定說史記云年二十九髮盡白蚤卒未言卒之年也淮南子精神訓注云十八而卒或有脫爲字家語云三十一早歿邢疏及史記索隱引家語作三十二家語雖僞書然史記言髮白之年在二十九則卒年在三十一或三十二於數

書符

又曰善養倫朱子說云聖人無怒何待不慝必非朱子之言也何晏用老莊之說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輔嗣非之以爲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遂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朱子豈憚等何晏乎外注引程子說云可怒在彼亡何與焉然可怒在彼而怒之在心豈謂聖人無怒怒發中節禮之和怒何害於和哉程伯子與張橫渠書曰聖人之常情順萬物而無情又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此書在伯子年二十四之時正出入老釋之候故此等語近於禪朱子改作定性論已刪之近簡用此語以疏經非也

### 子華使於齊拜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切韻** 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也大斗四升曰釜

**義**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

**後漢** 左氏昭公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此言自升而上倍之以四豆四甫區區四而釜攷工記陶人爲甌實二釜鄭君注亦同粟氏職曰量之以鬴廣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鬴鬴古邈鄭

君注曰：闕六斗四升方尺，積千寸于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分升之二十三。此鄭君據算法，方一尺，廣尺六寸二分，容一石，以推方尺深尺之闕止。大斗一升有奇，明攷工之量與彼算法不同，詳見甄疏。漢律，麻志以方尺之解容十斗，與記丈尤不符，或云周尺八寸八分六厘，六斗四升，漢尺十寸，故容十斗。未敢臆決也。則官廩人曰：凡屬民之食，食者人四斗上也。人三斗中也。人二斗下也。薛君注以此為一月食米之數，然則與粟以釜不足因，歲一月之食，故得子以為少。

請置曰：與之度

度从史不从  
與詳見辨

包曰

十六斗曰度

度十六斗

禮記十六斗曰數，鄭君注今文數為逾國語，魯語出稷禾粟，舞在米注引神禮記文數作度，是度逾數古字通。此文數名字作制，是制為正字，玉篇區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是區為正字，數逾度皆同音假借字。史隸變為雙古音同，交經與借為雙老字，荀子大畧篇流丸止於區，史隸史即區，區度之本義為倉，度引申為度，區字假借為區，制字攷工記，度實



二斛注穀受斗二升則庚實二斗四升彼注與諸注不同者  
先儒謂陶人所作之瓦器不必俱與量器相符抑庚本有二  
法

### 子與之粟五秉

**釋名** 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釋名** 秉十六斛

**釋名** 秉十庚也聘禮記曰十斗曰斛十六斗爲數十數曰秉  
鄭君注秉十六斛與此同記又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  
曰秬四百秉爲一秬鄭君注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詩曰彼  
有遺秉鄭君辨二秉之異極分明周官掌客職注引聘禮記  
文云每車秉有五較則二十四斛也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  
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說文秬字下引周禮二百四十斤爲  
秉四秉曰筥段氏亦爲安人  
所增輟轉成竊尤不可牽合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肥从巴巴音節  
从巴非急从及

鄭曰非持

有與之太多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  
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 原憲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包曰弟子原憲忠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

憲爲家邑宰孔子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

原憲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

憲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孔曰祿訟所當受無以讓也鄭曰五家爲

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其餘自可挂之以周貧乏蓋

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其餘自可挂之以周貧乏蓋

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蘧也，而子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忠爲宰，則有常祿，恩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卷之四** 朝廷厚祿待下，所以酬功。人臣受祿，不經君取，以富卽天錫以福，亦所以顯俗辭之而功無以酬。俗無以顯，是壞朝廷之良法，美意也。且以辭爲例，既無以歷中人之欲，而狡者將獻羨餘以求媮矣。夫子止原氏之辭，行先王之常法，杜後時之滋弊，而又示之以與者，鹽鐵論疾貪曰：古之制，蓋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依說文作犂

**四** 犂，犂文也。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犂牲也。雖欲勿用，以其所生犂而勿用，山川甯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

子之  
美也

**集注** 駢禩文駢赤色馬人尚赤牲用駢角角同正中犧牲也  
用用以祭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  
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  
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  
言也。范氏曰以替賤爲父而有舜以蘇爲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  
孝矣

**圖說** 犂牛耕牛子其犢也犢之駢且角者天牲也仲弓可使  
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說見惠氏禮說雖欲勿用與雖賞之  
同段晉也一曰帝牛必在滌三月耕牛非可以祀天也山川  
次祀也此則論臨說也皇疏云犂或音狸狸禩文也或音衆  
犂謂耕犂也皇疏以音狸者申明何氏禩文之說其云犂謂  
耕犂者是明犂之正義釋文犂力之反也如狸也又力兮反  
犂犂之牛亦具二義後儒據漢書食貨志以牛耕始於趙過  
攷志言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犂以人挽犂法

始於越通爲代田之時非牛耕始於此也山海經曰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犁也晉語曰中行范氏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耿車之勳晉語此文以耕牛與犧牛比喻與此章合則以犁牛爲耕牛是也禮曰祭天用騂犢又曰祭天之牛角薦栗栗藪若於郊特牲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勿用也注云犢者誠懇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祭之然則犢之騂且角惠氏所謂天牲是也劉端臨曰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遊人所謂野牲由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四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而舍之不得已而恩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來世及爲禮未有起賦本之中將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險末學緣文生義証及所生史記僭仲弓父豎人殆由傳合耕犁之指王肅宗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禮文之訓而

遷就其說周禮沈辜用廌山林川澤正當用稊色之牲何故  
廌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稊文之調始於揚雄高誘解淮南  
王肅撰家語一皆取用小爾雅爲王肅輩所僞托故亦云然  
式三案淮南子說山謂云廌屯犂牛旣解以糝決鼻而羈生  
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蓋其所從出辭而不享  
故此文借用經文原未指廌仲弓而注說之誤實因此論術  
云廌是禹廌夔頭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席固回傑  
趙倫彼以仲弓爲伯牛之子伯牛名耕因以耕牛設論說近  
似而單文無證不敢輒信然亦可見  
仲弓父系之說仲任有不敢誣者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釋** 餘人皆有至仁

時推回移時而不變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  
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  
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墜  
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仁尹氏曰

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閉者也聖人則廓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問**三月以一時約言之久而不失於聖人至誠無息之功已庶幾焉其餘日月至者或守之一日或守之一月而不能久克己之功未純生生之意易有疏間時也皇疏其餘謂諸弟子也爲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朱子或問正同皇疏集注云日一至月一至至張子內外賓主之說也程子以無私欲爲仁朱子云無私欲而有其德此程朱二子之說仁有異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包**

包曰果謂果敢決斷

**包**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孔子曰達情通於物理

達情通事理

一書達情所施無阻窒也易傳曰往來不窮謂之通

三六亦可使從政也

藝古既作說唐人樹藝作

藝大執

作藝

孔子曰藝

謂多才藝

藝多材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藝謂習練治術有所傳精也周官司徒職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職曰考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勸之黨正正歲書之皆曰德行道藝服習諸練事有關於修齊治平故曰藝也古者執技事上固有不與士齒之俗而稷主稼諱作



虞垂作工變典樂終身守一職以盡  
其長則益之不可已也故聖門重藝

季氏裝買子蔡為政宰

禮記曰魯季氏邑季氏不臣而  
其邑宰數叛則子蔡賢故欲用之

禮記曰魯季氏邑季氏不臣而  
其邑宰數叛則子蔡賢故欲用之  
子名想費季氏邑

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釋文一  
本無吾

字鄭本無  
則吾二字

禮記曰不欲為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為我作辭說令不  
復召我也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齊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  
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  
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譚氏曰學者能少知  
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

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暴人在聖人則可自絕人以下剛則必取稱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來亦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季氏未知桓子康子與仲弓及季路林有所生之時同不同未可知也聖門季路諸賢之仕於魯正程伯子所稱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韓詩外傳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然不凶者以并有季路爲宰臣也仲弓爲季氏宰意在救季氏之失撥亂而反之正觀問政及夫子所答可見矣閔子辭費宰以季氏爲不可與之人持危扶顛之無術也集注謝氏說金吉甫說其枉屬吉甫又以仲弓爲宰在少年始仕之時未必然也或曰仲弓不知季氏之不可救是其少剛斷也曰以此論大賢猶尹士之論孟子也

牛有疾

疾依說  
文从引

**馬**曰伯牛弟子耕

**伯牛**孔子弟子姓丹名耕有疾先僞以為殯也

**注**南子精神篤子夏失明持伯牛為厲厲頹古字遇

用注說本之劉孝標辨命論頹回敗其骸隨行耕歌其芳

菅三家詩以朱菅為傷

夫有惡疾故到云然

### 子問之曰曷執其手曰凶之命矣夫

**曷**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曷執

其手也孔曰亡嗟也疾甚故持其手曰曷之

**注**南子精神篤子夏失明持伯牛為厲厲頹古字遇

使君得以南面觀己時伯牛衣以禮樂孔子孔子不

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

手蓋與之承款也命謂天命

**注**集注與包注異據或問集注水於樂雖也亡之漢書

宣元六王傳引作茂之茂微也言天命暗不可測也新序

節士篇末之命矣夫茂末義同孔注解亡為喪武虛谷謂

非慰問所宜也式三案史記弟子列傳引此云命也夫

非慰問所宜也式三案史記弟子列傳引此云命也夫

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司馬子長以命指疾言也其所據必各家異文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包曰再言

之者言時之甚  
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庚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淵故其將成也孔子尤痛惜之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怪而歎之之辭福善禍淫身善而免六極之禍者命之常也此不應有而有之命之變也子長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凡以人爲致之者未必皆由於命也種不能受命程堦多非正命人必堅守禮義而後至其可言命淮南子精神篇云慈混天坎兵伯牛爲厲皆是性拂背而不得其和也此政於老莊養生之說者耳

子月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顏依說文作颯幽隸  
變西後轉寫作颯

**顏**

子曰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顏**

子曰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顏**

子曰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以善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常玩味自有深意又曰簞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孳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論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顏**

一簞一瓢皇疏謂食不重飭及無雕鏤之器也在陋巷

者結廬于陋巷之中也巷有宮中之巷爾雅宮中街謂之甬

甬巷古今字詩所謂巷伯者是有里中之巷古者二十五家

爲里里有巷皇疏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境而居處之在窮陋

之巷中也不改其樂孔云樂道是也史記弟子列傳引此經

發注引衛瑾曰非大賢樂道不能如此程叔子曰使顏子以

道為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當時推叔子所造之深者矣  
解此語式三謂其太高為老莊之學者云顏子初忘樂德  
忘仁義終以坐忘夫子稱其賢申程叔子之說必入老莊之  
言朱子於或問及注皆曲糞程說其以博文約禮言則得之  
拜來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

女寶

朱熹  
作有

**道而** 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  
道而廢今女自止百非力極也

**畫地**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  
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儼顏回不改其樂持求聞之  
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得象則必將盡  
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條  
求之所以  
肩於藝也

**中半也** 廢置也置於半途暫息之後  
有力而肩之也畫止于半途而不進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集解**

馬曰君子爲儒將以

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集注**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

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誠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善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集注**

馬注以矜名爲小人程謝注以徇外近利爲小人朱子

謂聖人爲萬世立法非專爲子夏說也但經文言女此說未審或問述洪氏說又以此爲子夏初學時言皆未定之辭也金氏攷證據王會之說謂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言其言小人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大小之分耳李安漢曰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福陋之稱也君子之儒見識高明規模廣大若不能進於高明廣大而有所得自安焉則爲小人儒趙鹿泉謂硜硜之小人不失爲立之次此言簡一也子夏未免過於迂謹聖人因而進之以遠大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包**曰武城魯下邑孔曰焉爾乎皆辭

**武城魯下邑**  
得人之間講家以資蓋身心匡救政事與風俗爲言近辨又以鄉舉里選爲邑宰之責後漢書謝宗紀語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謙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是其所據也式三謂得人與舉賢異得之未必遽舉之也朱子與劉共父書曰方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且暮倉猝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挐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繁著則其得之多慮引月其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宜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爲之計其于天下之士漢然不以爲意至於寤事倉猝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朱子之言正合得人之性焉爾乎孔注云皆辭式三案焉爾言于此也見公羊傳三年間注俗本爾作耳非見段氏說文耳部注



百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以二未嘗至於徑之途也

**澹臺**包曰澹臺姓滅明  
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澹臺**滅明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境窄公等如飲村  
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也非  
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  
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  
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謫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  
而之風則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蕪  
之蓋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細之惑

**澹臺**史記伯夷列傳云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公事謂公  
正事之宜告者亦一義也朱子或問云以士民之分言凡飲  
酒飲法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  
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于司司者亦公事也或問第二義  
與史記義相同於亦以知己訪問之告百後漢杜密守  
令多所廉託讓劉勝開門掃軌隱情愴已而觀王昱之僞屬

激節固不請而教未合中道之者  
後漢節義之士類如此而黨類四起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

也之反那本作子可奔下其音省聲上與  
悉同意从夭殿从廐得聲俱見說文

獨在後爲殿人迎馬功之不欲獨有其名  
曰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非進耳

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  
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辨其功也事見哀公十一年○戰  
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入欲自消天理自明而凡可  
以矜己誇入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  
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野之美難乎免於讎之世矣

**頌** 孔曰佞口才也祝鮀饋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朱  
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艷乎免  
於今之  
世害也

**駢** 祝宗商之官鮀饋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

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甚傷之也

**而** 猶及也孔注而及如而字衍邢本  
及爲作反孔注末句邢本是害也二字句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由** 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

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

**言** 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即怪而歎之

**辨**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

自遠

爾

**得** 道者平而不阪正而不岐通而不塞安而不危是常行  
之路也舍此則所由者歧耳岐耳塞耳危耳故怪而歎之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畧也史者  
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野**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識或不足也  
彬彬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  
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  
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太  
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  
施乎然則與其史也簡野

**質**此爲修辭者發也質勝文則野如後儒詩錄之類文勝  
質則史如漢雜碑記不載事實濫用兼言者是也質粗野  
訛曰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彼注以史指策祝者古時文辭  
不雜而史官策祝之辭已尚文飾也韓非子難言篇云繁于  
文采則見以爲史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蓋本諸此彬彬據  
說文引作份文質健也份字从分與包注義合說文又於彬  
下云彬古文份則作彬彬者古文論陸也集注楊氏說或謂  
泉非之曰質字有用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皆質樸

之質非質也之質無本末之分式三乘揚氏以忠信爲質禮  
爲文文負忠信與禮皆失屏矣參觀後象後禮及煉子成章  
說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旁而危

筆解云直當生  
應字之誤也

馬曰言人之所以生于世而自終者以其  
正直也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旁而危

程子曰生埋本直罔不  
直也而亦生者旁而危

罔用誣誣罔訓不直是誣罔爲妄式三象罔猶無也見註  
解罔之句讀謂無是直也經言生受生於天全生於世詩  
是也詩芟楚疏引鄭君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程子說罔爲  
注又云自終其義爲人受生於天全生於世以直道爲之  
三失此直道天威所必譴王法所必誅眾怒所必加死者旁  
而已言其眇也左氏宣公十六年傳民之多僇罔之不僇也  
論衡僇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僇而無有僇小人有僇而無  
不僇唐韓子曰惟君子得禍爲不僇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

得則為恒而小  
人得福壽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曰上謂上智之所知也

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語告也。有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殊二致但

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  
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發意蹇蹇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  
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性乃  
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皇都疏**人分九等上上望人下下則下愚不稼也八以  
上謂五等以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人以下謂五等以下中下  
下上下中近解云中人以上指顏曾而言式三案王注言可  
上可下甚分明釋文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也申王意  
以定顏也中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人  
而下流者以之調而詳見王氏釋書也趙鹿泉曰此章傳爲  
激動中人說天生上知不數天生下愚亦不數聖人教人中  
人居多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質也但視其能知  
上而勉厲以日進乃可施以導誘之力若安而惰厲以至漸  
卽於下雖望人亦末如之何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以  
上以下皆學者  
詣力難免低昂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

者也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王曰秀民之義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包曰敬鬼神而遠之敬鬼神而不顯也孔曰先難後獲先勞苦而後得功所以爲仁也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搏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亦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民亦人也者朱子謂如民之秉彝之民鬼神之福祿依民義之從違明乎天人感通之故爾室屋漏不敢欺焉不特祭享時也而又遠之者神聰明正直而壹不加屬於結縻之小人加禱於守正之君子知者守來福不回之道焉先難後獲言己先後乎人也皇疏引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爲仁矣此論仁之本旨也集注云後其



效之所持者任重道遠功非易盡而效之所在徐以俟其自  
至此說未爲不可通朱子答嚴敬夫書云我欲以此爲仁即  
是先透近解本此遂說仁者不求獲仁陸子靜曰居然善心  
善亦能害心王伯安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後人接之以  
釋此徑非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包曰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  
已也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  
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

水緣理而行以達乎海知者通天下事之條理而  
無阻窒故樂水山安土而敦菴肯取予無所私仁者敦厚  
私故樂山韓詩外傳及大平御覽引尚  
書大傳有孔子若子張問樂山之義

知者動仁者靜

包曰日造故

動也曰造故靜

然之嗜欲於人化虞詐之機謀故靜動靜不可偏廢知仁不可缺一此言其兼善之道也

又曰孟子言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戒動之不善者也此言知善動動之善者也以動對拘窒言也人能內無妄念以善志外無兵舉以持氣身心無不安泰靜之善者也言人心本虛靜者多入寂滅無爲之然其言靜而不知動之義也靜之不善者也簡者言心之虛壹而靜本於荀子彼文云不以所已蘊者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不以憂制亂知謂之靜朱子原言壹靜其意亦如此此解其說齊錄詳言善以善心之法亦不外持志養氣二端其言表氣也云言靜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忘其論持志也務致人之過妄念云耶念忘慮不可必得之事爲妄念思慮皆禮遠義之事爲邪念過絕之念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方爲收斂此心方爲居敬方爲敬謹內外夾持之法諸言靜者

與程婦言仁者之勝微有異而大指同也與  
釋氏言無眼耳鼻舌身意則迥然異矣

知者樂仁者壽

字遠壽上从毛从  
人今从主俗从土

故樂也曰性靜者多壽考

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

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人孰不思樂而於是非可否之判成敗得失之幾不能  
懷然而心必多抑鬱惟如知者之動而後能樂也人孰不求  
壽而有視聽言動之異械械變詐之惡神既耗散而凶語吝  
亦因之惟如仁者之靜而後能壽也動與靜不可偏致樂與  
壽尤爲相須足見知仁之不可缺一也李安溪曰樂壽命也  
而有可以道致者知仁之德君子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者也又曰此以德言之不分兩人如君子道者三知者仁  
者勇者在是一君子也與易繫傳言見仁見知指各不同  
又曰武王之銘云大戒脩容戒慎必恭恭則中曆云  
大德者必得其壽此經以靜言壽異于方士養生之術矣方

士以敬誠養生未必果壽而壽亦揚子法世所謂名生而實死如子厚所謂溪山木石大濕則蛇皆老而久於道無所宜也或曰仁者必壽則顏子何曰壽有天有人在人者盡性至命克終天年是爲壽否則戕其生是不壽也在天者君子道其常不以一人二人計較天道也

###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與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

孔子之時齊俗多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深遠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也言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易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曰桓公之霸爲從簡簡功之治才公之遠法變易豈易哉一變乃能至魯魯一變而至於道已一



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道，則爲不臣。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觚 集注有本第名觚之說先儒謂以簡爲觚起于秦漢以後當以觚爲酒器也不然之說有數說豈豈論殊皆曾引此經而申之曰：『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爲簋之屬材潛夫論相列篇云：『觚而帶琢不成於器是斲人自砥礪也。』皇荃引王肅云：『當時沈酒於酒故曰不觚。』王意蓋謂古器各有取義觚之爲言寡不寡則觚之不觚也。皇荃又引諸仲康曰：『觚而不可飯飲。』觚終不成器爲飲而不用故法豈成哉。此同何注陳用之謂夫子歎其名存而實亡也。注中程范說同。趙鹿泉謂觚體本方比人之耿介夫子之歎不觚亦世道喜圓惡方之一端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世之云云，有仁焉，其從之也。』

孔子曰：『宰我以君仁必謂人于忠信。』問曰：『仁者雖世之云云，有仁焉，其從之也。』

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  
案孔注云有仁人墮井則仁下當有者字朱子从邢本而用劉說仁人二字古多互用如詩先祖匪人人常作仁本草杏仁桃仁等字古亦作人  
也。宰我爲此問者以井中人喻罹于憂危之人見仁人之所宜救者在此天下事固有不救而疑于忍欲盡力救之而一身之陷害有不可知者喻言從井欲觀仁者之何以處此也。或謂從井不復能救聖門言語才胡昧此而有問乎式三謂從井救人是喻辭古今任俠之士輕身犯難或瀕危而得發或人得全而已殞或人已俱殞而無益是從井救人之類也。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之往視耳不肯自投從之也  
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輕罔合自投下也  
謂使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

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論語**凡人罹于危難有可救之道性而謀所以救之仁者之心也救之而危其身則是以身殉人而輕其身也自古任俠之士往往犯人之所難無論共人之終不救即微勇于厲一可救而危其身以爲人之安非仁者之宜有此道也若夫以身以仁者君父有難而殉之三則又一道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論語**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論語**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攷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心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於道矣

**論語**約之以禮謂約所學而歸於禮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以爲口耳之資固攷攷然欲法古人之所爲也而法古必



折中於禮禮者先王制爲不易之經以別同異明是非也讀諸子禱說衛以先王之禮而取舍定卽詩書所載亦以禮準之知其淺淺醇啟之珠奪取之而力行不惑於道乃不背也已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釋** 子曰舊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或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旣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

**集**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獨說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先而後思以得之也

集注云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語本史記是也或謂古者  
大享夫人與焉又朝聘有享后享夫人禮仕而見小君子古  
不爲過但南子淫行非夫子所欲見者故史記云辭謝不得  
已而見之也睽之初曰見惡人以避咎也苟非避咎安得見  
之淮南子秦族賦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幾而無  
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過其道集解所引舊說如此  
子國駁之甚也不說不解而心鬱也詳見首章矢替謂爲誓  
子國亦駁之是也矢直陳也于見南子難言衷曲因子路不  
說乃直陳之也皇疏及釋文皆引蔡謨說訓矢爲陳筆解亦  
同尚書敘曰皋陶矢厥謨詩以矢其音矢詩不冬春秋傳曰  
公矢魚于棠矢皆訓陳矢又有直義見廣雅釋詁三否論衛  
問孔篇引作鄭皇疏引王弼說訓爲否泰之否又以李充曰  
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筆解亦同是也厭迫也七經攷文曰  
古本厭作壓禮記畏厭溺左傳將以厭厭今用壓古用厭天  
厭之者言爲天所逼迫也此直陳其不得已之哀  
曲以明所見之非所樂而未嘗有所求於此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集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之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也教

衰民不興於行鮮有此德久矣  
**禮**中庸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此一解也。若於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何解亦同庸爲經常之義程子不易之謂本此又一解也。朱子注平常之謂又別一義。後漢書胡廣傳天下中庸有胡公贊曰胡公庸庸此以庸爲平常也。宋季諸儒誤認中爲舍切苟且不分善惡之意。詳見朱子皇極辯故注用程子說以正之。庸之字義亦當依程子說爲正。民鮮久矣四字連讀謂少能久守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堯依說文作翼  
諫作舜从爪非

信言卷之三  
孔曰君能職施思惠濟民  
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

窮通得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  
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  
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何猶誰也誰事於仁必也聖乎設爲問答之辭言聖人已  
盡仁也堯舜得位行仁之聖人而心不能無所歎爲其有所未  
施濟也聖不能無病病不害其爲聖言此以引下近取之指也  
其猶者懸擬未定之辭因其未能濟而病之亦因其近之施濟  
而不務求其博時或病時或不病故有未定之辭堯舜所病外  
注程子說甚明徐氏說文通論云堯之末年倦勤而有降水之  
警有共鯀之凶舜歷歷在禹執若  
不殛故曰堯舜猶病此亦一說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

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同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譬論也方術也近取譬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及及乎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取譬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欲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南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聽民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

從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立植立之使不搖蕩也達通達之使不阻滯也欲立欲達謂人有不立不達而已心有所不忍者也因己所不忍而立之達之所謂近也譬諭曉也取人之事而論之于己猶察在身不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猶木石之問正以人皆有立達之懷虛仁者無以給之曰兼容并包堂堂乎爲所難能而實澤未周適爲仁害此宜問也夫子以行仁之方不論大小廣陋天子之仁厚諸夏而薄四裔諸侯之仁厚境內而薄諸夏邇而推於輿大夫之仁一介士之仁凡己之所得辭者卽施濟之所及仁者之于人分有所不得辭者有所不容過相感以欲而博賈于己焉所謂能近取譬也以此爲仁之方者仁之心無盡而術盡於此也以仁心之無盡者言而難其事事難而堯舜猶病以仁術之宜盡者言而專在近取譬足

以見其心也陸中虛曰雖至人亦有所不能孟子曰仁者無不忠也慈親賢之爲務

子以異校字